

1041
3733



五卷五期

中國的空軍

南京圖書館藏

75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目錄

▲勳報報導

兩度巧妙的迫降

鄭若軍 九五

我機百架奇襲豫境

傅非 九九

▲人物素描

一個戰士的長成與殞落(上)

朱民威 〇一

鄂西殉職的一位英雄

阿路 〇五

▲學校素描

空軍幼年學校訪問記

龐進 〇八

空軍通訊學校參觀記

高陽 一二

▲翻譯

空運部隊閃擊戰略與戰術的檢討(雷炎均少校作)……微雲譯 一三

▲生活與戰鬥

銀翼春風

悅歌 一七

信

民威 一九

還我雙翼

李傑 二一

印度來鴻

征夫 二六

封面畫

微思

中國的空軍

第五卷第五期

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成都劉馬路廿五號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社長：簡 樸

副社長：諸祖蔭

主編人：鄧 禹

編輯：邵子中

藝術編輯：呂 熊

印刷者：成都快報印刷廠

成都正通門牌六十二號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每戶預付卅元

騰空表演前的夕

兩度巧妙的迫降

鄧若軍

四月四日，是滑翔總會成立三週年日，滑翔訓練班奉命拖曳年初出廠的國產高級滑翔機四架於這天在重慶作編隊表演。三月二十九日，由伍錫秦教官駕駛拖曳機，章鼎時教官操縱滑翔機，拖曳第一架機飛過。當天，他們曾在中途迫降兩次，以這迫降情形看來，頗足證明國產滑翔機製造的堅實，並且適合軍事上的使用。

迫降潼南

這天午前八時，他們由××機場起飛，在成都上空盤旋一週後即向正南飛去。拖曳單機，由於速度關係，通常使用小拖曳機。而小機因馬力較小，載油量也是很小的。依習慣，要繞道××站加油，然後飛向重慶。所以飛離成都，不久就要使飛向稍稍偏東。

偏東飛了將近半小時，伍教官記起這架拖曳機的方向雖稍有偏差，他恐飛向過於偏東，在樂至上空，沒有注意地面情況，就向東南飛去。因此，離開了最易辨明的一條公路，航路也就發生了偏差了。當時，後面滑翔機里的章教官還以為不在中途加油，要直飛重慶，也就安心注意着直航的路線。

飛到安岳的上空，伍教官忽然發覺航路有了錯誤，猶疑片刻，就改向東側飛去。可是越向東飛，地面的情景越不相似，漸漸的，他就將航路迷失了。在空中迷失航路和

地面迷路的情形一樣，對於目前的路徑發生了懷疑，就會忽而偏東，忽而偏西，往往來回趨避，而內心的疑惑却越見增大，反把路徑完全迷失了。在安岳上空，伍教官就是在這種情況中盤旋着。

拖曳機盤旋着尋覓航路，坐在後面滑翔機里的章教官正看着這份情形，知道是迷失了航路。這時他還能辨出中途站的位置，只要折回向北飛行，就能到站加油。他很想將這意見傳達給拖曳員，又苦於前後兩機沒有通訊設備，他真是欲言難言了。由此可見，要裝設滑翔機和拖曳機的通訊連絡，將是今後的一件必要工作。

不過，章教官還是很鎮靜，因為他相信伍教官是個富有長途飛行經驗的老飛行員，而且這條航路也是飛過多次了的，當能逐漸覓出航路。所以他還是安靜地操縱滑翔機，跟隨着拖曳機的行動。

後來，拖曳機忽然又迅速地轉向東方飛去，章教官以為是找出航路了，就滿心高興起來。可是迷路者往往又是最易喪失自信的。飛到潼南上空，又繼續盤旋，還在尋覓航路呢！這可使得章教官發急了。按時間計算，拖曳機的油量已經耗去不少了，再這樣盤旋下去，怎能到站呢？他發恨地注視着拖曳機，恰巧拖曳機已向他搖翼作迫降的表示。他很想舉起手來示意回答；如果再向北飛，不久仍可到達中途站的。可是高級滑翔機在機艙上裝有遮風的蓋，滑翔員不能伸出手來示意。他只得極力使滑翔機接近拖

南京圖書館藏

飛機，兩機的位置將近平行飛駛時，他即向北搖翼。伍教官瞭解到他這意向，又折回北飛。不過看油量表，指針已近紅線了。眼前有一片寬大的沙灘，他又搖翼再作迫降的表示。於是，章教官只得放脫拖鉤，準備迫降。

脫了鉤，恰巧在這里遇着最好的上升氣流，看看高度表，是每分鐘三公尺呢！章教官決定依着上升氣流向上飛去，待到拖曳機迫降後，再行下降。

飛機迫降，素常是一件危險的事。所幸伍教官的飛行技術一向是被我們稱道着的。他曾說過，當年在美國，練習迫降，也是個重要的課目呢。所以在迫降時他的動作能那樣熟練而迅速，拖曳機僅在沙灘上跳了兩跳，就被他平安地煞住了車。不過，伍教官是個在美國生長的華僑，國語說得並不流利。當他下了機，防空部隊圍來了，田壩里正在耕作的農民們也翹手圍來了。他被他們七嘴八舌的詢問着，像審訊一個嫌疑犯似的，不停地盤問他的來歷。他只能用國語困難地解說着，說了很久，還不能使對方滿意。

章教官看見拖曳機安全迫降後，覺得應辦的事情，有了伍教官一個人就可辦理妥貼了。他就自顧運用這良好的氣流，在上空安閒地飄翔。飄了將近一點鐘，偶然向沙灘仔細一望，那里圍滿了人，還不見有關於善後的動作。他這時才記起，準是因了語言關係，發生了不必要的糾纏。他就連忙利用風制的力量，迅速地滑下，就在拖曳機的右側，迫降下來。

章教官下了機，才把伍教官從審訊中「救」了出來。可是伍教官已經急出一頭大汗了。於是，他們指揮防空部隊守護兩機。一面利用防空監視哨的電話，通知中途站，

趕快送油來；一面又請民衆們和防空部隊，爲他們搬去沙灘上的大石頭，填補一些小凹地，臨時建出一條短短的跑道來。因爲迫降，拖曳機的尾鉤震斷了，滑翔機的尾部也有一點損壞。幸喜伍教官精於機械工作，借得兩件簡單工具，當時就把這損壞部份修理好了。

因爲明天他們還要趕回來幫助拖曳第二批機。當中途站將油送了來，看看時間，還能飛到重慶，他就連忙調整機位，向民衆們和防空部隊道了謝，又急忙起飛。

黑夜迫降

離開瀘南，伍教官略增速度，希望能在日沒之前，趕到重慶。

但起飛不久，不料氣候又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下起一陣細雨，阻撓飛行速度的橫風更是猖獗地從側面刮來。伍教官惟恐雨霧太大，再把航路迷失，就循着嘉陵江流，從橫風里衝突着向重慶飛去。

橫風的阻撓，畢竟延誤了他們的時間。距離重慶還有一程路，天色已經落黑，地面的燈火就像夏夜繁星般的散佈開來。上午已會迫降一次，這時又遇着細雨，遇着橫風，遇着黑夜；而且後面還拖着一架不能運用馬達飛行的滑翔機。有着這種顧慮，使得伍教官的精神又緊張起來。在這種情況，要想安全下降，原是一件困難事。但伍教官仍然努力着。他知道，長江兩岸的山谷較高。在日沒前，他的航路又改循長江的水流。希望從長江的谷道里穿過去，縱在黑夜，也不致迷失機場的位置。

長江和嘉陵江在重慶合流。這兩條水道，在地面是很易辨認的。可是當黑夜時候在天空，看着就沒有多大差異。

，而且隱約地顯現出來却有好幾道，又都是相彷彿的。人在緊張時候，最易興奮，而興奮又是阻害平靜思致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河谷里穿着飛行幾次，雖能看出重慶的燈火，却找不出藏匿在山谷里的機場來。使得伍教官心上又起了惶惑和不安。

這時，章教官坐在滑翔機裏也很着急。黑夜迫降，事前不能選擇適當的迫降地區，待到滑翔機將近地面時，雖能約略地看出地面的障礙物，但這時滑翔機的下落速度特大，欲想改正滑翔機的位置，也就來不及了。而且滑翔機沒有夜間飛行的設備，不能看清儀器的指示，這就是完全的盲目飛行。這樣迫降下去，當然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不過，章教官覺得再跟着拖曳機而行動，也不是適當的辦法，因為拖曳機已不能爲他選擇和指示迫降地區，已經無助於他了。於是，他自動放脫拖鉤，要依憑着自己的技術，練習一次危險的黑夜迫降。

離開拖曳機，滑翔機在重慶上空靜悄悄的飄了很久。章教官很想找出一處熟悉的較爲平坦的地區迫降下去。向地面審視一會，那燈光，看着像一團跳躍不已的星火般的閃爍，久而久之，他的眼睛也有些昏眩了。他恐留空愈久，高度愈低，如果迫降市區，更是危險。因此，他決定遠離市區而迫降。在一處燈光較稀的地方，他就開始下降。當將近地面時，才發覺這原是個山坡。見着旁邊有一片水影，被地面的路燈照得閃蕩不止，他疑心那是一片水塘，而水塘附近當不致太近山坡。他就壓下機頭，朝那水影降去。

機身接近地面，猛的一震，就停住了。因爲震力太大，章教官的腿關節撞在機箱上，碰破了一塊皮；牙齒咬緊

下唇，也咬破了一點唇皮。當時他已昏眩了。在機箱里靜坐一會，清醒過來，才知是已安全迫降。水已滲入機箱，濕了他的鞋襪，他連忙爬出機箱，取出保險傘，坐在機箱上。看看四週都是一片黝黑，只有山坡頂上還顯出一片燈光。滑翔機會不會沒入水底呢？他有些着慌了，就高喚聲叫起來。隱音喚啞了，風却捲走了他的聲音，還不見有人來幫助他。忽然從飛行服裏摸出來一個口哨，這還是教練時遺留在口袋裏的。他高興起來，就坐在機箱上狂吹着口哨。哨音驚動了壯丁隊，以爲發生盜警，大家帶着燈籠和刀槍趕來，看着是一個飛行員和一架滑翔機，大家又詫異起來。有一個壯丁走去把章教官馱到田隴上，借着燈光，他才認出這原是由山坡上梯田中的一畦水田。滑翔機已陷在泥田里，濺了一身泥水。原先還以爲要沒入水底。現在再想起當時那種慌亂的情形，他不覺失聲笑了。

他請壯丁隊從泥田里抬出滑翔機，接過他們的燈籠來，仔細檢查一番，僅只尾部破裂了一小塊層板，修理是很容易的。這使他格外歡喜。再向壯丁隊問了地名，這裏是五雲岩，山頂上那一片燈光就是××營。他將滑翔機交與壯丁隊看守，奔向××營去，就在那裏寄宿一夜。

第二天清早，用電話通知滑翔總會，請他們派出一輛卡車來裝運滑翔機，他即向××營借得兩件裝設電話的工具下山去，連忙折下滑翔機的兩翼。當滑翔總會的卡車開來，即將滑翔機運到機場去。

在機場，他遇見伍教官，互相把昨夜的迫降經過訴說一番。原來伍教官在長江上空飛了很久，始終沒找到機場的位置。當時他打算跳傘下降，但想起祖國的物資，這樣艱困，這雖是一架舊式的小拖曳機，也不能爲了顧全自己的

生命，丟下飛機。他決心努力挽救這架機。緩緩的從天空下旋，希望能發現一片可以着陸的地點。後來，他注視着長江裏被兩岸燈光映射着的水影，在其中發現一片不會閃動的陰暗地區。他就在那陰暗地區低飛偵察，斷定那是江裏的一片沙灘，就想降下去。但在潼南迫降時，因為尾鉤震斷，只得將拖曳繩固定的繫住在機尾。現在，已不能放脫拖曳繩。拖着根一百二十公尺長的綱繩下降，設若它繫住地面的樹木或者船桅，這就是不可挽救的危險了。他的心上因此又猶豫起來。再在沙灘上偵察了一週，覺得沙灘上不會有樹木，附近也看不出船隻。他極力減小速度，徐徐的向沙灘降下，幸又安全迫降了。露宿一夜，天明之後，才從沙灘起飛，飛回機場。

滑翔機是不怕迫降的

飛機迫降，通常是件十分危險的事。因為飛機的機身很重，下降力量既速且大，觸及地面時，機身往往因震動太大而破裂。并且飛機裝有內燃的發動器，而內燃的液體又容易發生自然的現象。所以燃起發動機，人可以駕駛在天空自由翱翔；但發生故障而迫降時，往往又無法控制它了。

只有滑翔機，因為機翼較長，空氣的托力較大，而且

機身較輕，又沒有可以自然的顧慮，在迫降時，就不易發生危險了。

據韋鼎時教官說，他曾用滑翔機迫降過好幾次。

二十九年暮春時候，也是去重慶表演，中途在簡陽上空迫降。那是第一次迫降，當時還有些恐慌。但迫降下來，却是出乎意外的輕巧而安全。

去年十月在成都上空表演空中列車，起飛不久，因為拖鉤不牢，又脫鉤迫降。這一次，他只用十公尺的滑走距離就安全地着了陸。

有了這兩次經驗，他對於滑翔機的安全迫降，就有了很大的自信，覺得任便一個空場都是可以着陸的。特別是這次黑夜迫降，是在一個山坡的梯田上，也沒有發生意外。他就認定滑翔機是不怕迫降的。

不怕迫降，就是滑翔機的一個特點。利用這一特點，可以裝載武裝部隊向預定的地區，自由自在的降入。也就是運用滑翔機組成滑翔部隊，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無論黑夜，無論山坡，均可襲入敵人的後方，創造出驚人的戰果。

歐洲戰場上，已經有人如此地作過了。那末，在中國戰場，我們也希望，能夠早日創造着，活躍着。

本刊徵求自由訂戶

本刊歡迎讀者直接訂閱每月預付國幣三十元按期照寄者足為止訂費請寄成都二十四號信箱本社發行部為荷

我機百架奇襲豫敵

厚朴

四月二十八日，我空軍百架以上的大編隊，首次出竄擾豫中的敵軍，計共在汜水虎牢關密縣及滎陽東面一帶轟炸並掃射二次。

汜水在黃河南岸，是古代的要塞，戰略上必爭之地，敵人進犯虎牢關，是以此地為軍隊集中的地點。

我空軍達到該地，除向指定的目標投下大批炸彈外，正遇敵卡車數十輛，滿載軍用品，用樹枝草皮遮蔽，隱避路旁。同時，開赴前線增援的敵軍，約在千人左右，內有坦克車及中型砲車，亦正在狼狽疏散。

我前導之驅逐機，早已看得非常清楚，當即向轟炸機羣指示目標，投下爆炸彈燃燒彈多枚。

敵軍遭此猛烈的打擊，秩序非常混亂，原來隱蔽的目標，此刻全暴露了，竟有許多敵兵奔跑逃命；大概都是些未經嚴格訓練的新兵。

我驅逐機羣因為沒有遇見敵機，缺少擊落的機會，正在懊惱，突然發現此種情形，乃來往穿梭，俯衝掃射。

虎牢關在汜水城西南，敵軍進攻這個關隘已有數日了。此刻正利用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當我空軍蒞臨上空，敵人已來不及躲避，一陣轟炸之後，虎牢關前的平地上，擺滿了敵屍敵車。

密縣也是敵軍結集地點之一，我空軍根據地面所指示的目標，向敵軍需品儲存的地點，投下了大批炸彈。

滎陽是在汜水與密縣的中間，敵軍正在東面江上架橋

，目標非常顯露，我驅逐機抓住了這機會，低空掃射了二陣。

二十九日，我空軍又出動兩次。第一次，飛往汜水轟炸敵軍，以削弱敵軍對我虎牢關陣地的威脅。

第二次，以百架以上的大編隊，前往轟炸黃河鐵橋。黃河鐵橋是敵軍增援的孔道，數日以來，敵軍在虎牢關前的損失極大，可是敵凶橫惡的旨圖，仍源源不斷地從黃河北岸調來大批軍隊，不斷的猛攻。假使我們能將黃河鐵橋炸毀，切斷了敵軍增援的孔道，那末虎牢關的形勢就會緩和起來。

敵人當然知道此橋的重要，出動了相當數量的驅逐機，意圖攔截。當即在我機羣的轟炸下，敵機紛紛墜落，當即在黃河附近的上空，展開了激烈的空戰，這時候，春神已經北國的土壤穿上了濃綠的衣裳，天空的雲霞露着喜悅的顏色，似是特為我空軍健兒陪襯的圖畫。

我驅逐機羣殺開一條血路，我轟炸機羣隨即浩浩蕩蕩殺奔前來。一陣如雨的炸彈掉下去，發出一聲天崩地塌的巨響，黃河鐵橋即告炸毀。

我機返航時，在我地面部隊的上空低飛而過，描繪在翼下的青天白日徽號，佈滿了天空。我地面部隊拍手歡呼，士氣大振。

五月一日，我空軍又以百架以上的機羣，自前進機場

兩度出動轟敵。

第一次，目標為運城敵機場。此處是敵空軍最重要的根據地，敵軍此次竄擾，其空軍多由此地出動。機場的設備非常完善，營房機庫油庫等，規模頗大。

運城敵機場是我空軍非常熟習的射擊之地，以前曾出擊過數次，收穫甚大，此次的襲敵，等於舊地重遊，很覺便利。

當我機羣臨上空時，敵人全無準備，場上十數架敵機，竟來不及起飛，高射砲也很零亂，足見我機出動巧妙，敵人全未料及。

一陣猛烈的轟炸，敵機全毀，敵機庫油庫全着火焚燒，黑烟冲天，幾十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次，目標為鄭州北敵新建機場，此處為敵空軍最前進的集合場所，也是敵前綫陸軍軍需品的供給處。

是日，敵運輸機正卸下大批軍用品，為汽油炮彈等，正等待卡車運送，且有大型運輸機一架，停在場中。

我機對中目標，一一予以擊毀。忽又發現機場附近的隱蔽物下，有許多卡車，大概是準備搶救場內的物資，來不及逃走。此項意外的禮品，敵人既願意奉送，我機當然立刻「笑納」。

轟炸之後，我驅逐機又低飛繞場數匝，發現可疑目標，就掃射一陣。這時地面如一座死城，高射砲早已啞了，任我機巡梭俯衝。

肅清敵機場以後，我機以飛往汜水密縣等前線，協助我地面部隊作戰。

陸空聯合作戰，在我國使用的次數尚不甚多，此次我虎牢關密縣一帶的陸軍，苦戰多日，上有敵機的轟炸，前有敵炮的轟擊，敵兵的衝鋒，備極艱苦，一旦得有自己的空軍協助作戰，士氣大振。

先是，我陸軍部隊得到空軍協助作戰的命令後，即東裝待命，對空聯絡的通訊人員，時時將我機的行動詳細報告，等到我機已達到前線上空，隨即指示敵陣的目標；我轟炸機按照指示，傾下十數噸炸彈，但見黑煙冲天，日為遮蔽。

這時敵陣寂然無聲，砲聲及槍聲全都啞了。我陸軍部隊乃乘機出擊，一聲吶喊，從戰壕裏跳出了無數的持槍健兒。

可是敵陣。發出了零亂的槍聲，那些沒有炸死的敵兵在試圖抵抗，我驅逐機又按照地面聯絡員的指示，俯衝掃射，並投下小型炸彈。

這次陸空聯合作戰，收效甚宏，敵人損失甚重，現尚無法統計。

同時，我機經過鄭州密縣間，遇滿載敵兵及輜重之運輸車，又是一陣轟炸，敵運輸車多數着火焚燒。

任務完畢，我機羣整理陣容，飛返基地；經過洛市上空時，民衆翹首歡呼，拍掌稱慶，我機百餘架大編隊之飛行，過去因整訓尚未完畢，未露頭角，洛市民衆見此空前壯舉，興奮情緒的高漲，自是意料中事。

現在，豫境的戰事正在擴大，行見我空軍健兒，將以更爲龐大的機羣出擊敵陣。

一個戰士的長成與殞落 (上)

朱凱

就反問着：

「你知道將來準能學成飛嗎？他們說，一百人之中有六十人要在中途淘汰出去的。」

「我也聽得到說，不過，既然已經入伍了，我們還不太笨，好好的學，總可以學得成的。」孫再安慰他。

二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中央航空學校第×期從中國各地招收了一批航空學生；這批學生集中到南京時，由於入伍營裏第×期航空學生受訓還未期滿，他們就臨時被指定任入大中橋營房裏。他們入營之後，正式的軍訓雖未開始，但是高中與大學裏的生活形態，已經逐一被改變了：首先頭髮都一律剃光，像一個真正的列兵一樣，穿上了草綠色布軍服，這些軍服的尺寸都大於這些年青人的身體，以致頗顯寬鬆。

其中有一對在河南開封讀高中時的同學，一個叫周志開，一個叫孫承宏，在頭一天晚飯後從各自編隊裏會合着，在操場上散着步。

「這日子」「你過的慣嗎？」孫承宏問着。

「對於我的第一個夢想是不慣的。」周志開答着。

「你第一個夢想還是做明星嗎？」

「自然。」提到做明星，周志開就有點頹喪。

「我覺得若是咱們能學飛行，像美國的林白，像我們中國的孫桐崗，不是比明星名氣更大嗎？」孫承宏十八歲，周志開十六歲，孫承宏就拿大兩歲的資格試行勸慰。

周志開覺得也對。由學飛成功一個著名航空家，這還比較更踏實一點。不過轉而想到別的同學告訴他說，將來二百人只能有四十八人學得成飛，那六十人必需淘汰掉，他

他們自己叫自己為「大中橋的英雄們。」一個月之後，他們住入「小營」裏正式入伍，當了十一個月的兵。十六歲的周志開突飛猛進的在兵的操作裏把身體發育得結實而高大，可是奇怪的很，同學們都晒得一個個黃黑黃黑的，周志開的臉，手，身上，却總保持着白哲的膚色。

他放棄了第一個當明星的夢想以後，就沉默的當個兵。當兵也確實不需要說話，而要能以行動就夠了。當兵期滿以後，航校初級班的訓練過程等着他們。經過帶飛階段，第一名單獨飛行就是他。考畢業也是他最早，然後升入中級班。中級班在杭州校本部。中級班受訓成績也很好，二十六年七月升到高級班，被淘汰的威脅不在了。由於他為人沉默，學科好，他分到偵察科，學了一個月，他目擊耳聞對日抗戰後偵察機駕駛員所做的工作是極為艱辛，可是他的性格不宜幹這一行，就改入驅逐科，學驅逐飛行。

由於戰爭關係，航校由杭州遷向武漢，向××，他也就隨着遷移。在××畢業之後，他分發到志航大隊任見習

官。

三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二點，周志開隨着張偉華隊長升在柳州機場的上空，第一次與敵機空戰。

實際上可以說，他第一次領略打人的滋味，因為這次來襲的敵機是九架轟炸機，打轟炸機，大家都知道一些要領，這次周志開得有一個機會實現他的要領。

他起飛最晚，所以當張隊長領了一隊已經編成隊的飛機在旋繞上升時，他一架飛機單獨的落在後面。他飛行着，一面追趕着自己飛機的編隊，一面他試行在視界所及的天空搜索敵機。好，他發現了一羣黑點從北向南直航着，他喊喊起來，當然他知道前面距離他有一公里遠的自己飛機現在聽不到他的喊聲，若是等他飛近前面機羣，再搖翼通知領隊機領着他一同去打這羣黑點，這羣黑點恐怕已變成小芝麻粒子那般渺不可及了。他想若是他此刻就把這羣敵機向改過，一直對着敵機的航向線取一交叉線去飛，他以為一定可以與這羣敵機遭遇的。

自然，這是有二點獨立功的自私自利，但是處在時間延誤一秒空間即將相距一百米運情況下，加以敵我兩方航向不同的間距，若不果斷的應定即行，那會坐失機會的。周志開把飛機向左轉彎，與原來航向成九十度角飛着，注視着也朝他的航向飛來的那羣黑點，他心裏充滿了喜悅。

那是九架日本九六式轟炸機。日本飛機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柳州機場上空，投下炸彈來炸機場與場面上的飛機。他們看到了有一架雙翼綠色飛機向他們飛來，知道有一場戰鬥，就飛得更近更密。

周志開在飛近只距敵機五百米處對準敵機中第二小隊第二號機的發動機射擊。他這一射擊，敵機立刻也就把十八挺後座機槍從各自的後座上方集中他這一點回射着。他知道這些紛紛而來的大花與煙子是碰不得的，但是看到了自己的發光彈打在敵機的發動機上了，他就不顧自己危險，堅持着在追擊，直到敵第五號（即第二小隊第二機）突然冒出一股濃濃的煙，又轟然一聲炸開落下，他方稍稍落後一點，仍然追擊飛行。

這時候張隊長他們那個編隊趕到了，他們會合着重行攻擊，第二架敵機在編隊的合力下又墜落下來。

一落地，周志開就在飛機翼下，發動機上，機身前後找着彈痕。他是如此熱中於記下被敵機擊中的彈痕。軍隊裏就是像上物理化學以及數學課時要用實際東西或道理來證明一條原理一般，你打了敵機，有什麼證明？敵機落的地點，敵機殘破機身就是證明。你自己飛機身上斑斑點點的彈痕也是證明。這五架入隊，當了十一個...

四

二十九年夏季，敵機狂襲重慶，瀾滄湖每天爬上風雲變幻的夏季天空，打着敵人球鏢鏢都相繼炸機。六、七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的，每天要坐在在太陽底下的飛機坐艙裏，雖然炎熱，地面炎熱更容許人們穿一條短褲一件背心即覺得很熱了；但是所有的飛行員都穿上草綠色雙層飛行袍，穿這件飛行衣到了天空三千尺左右，即覺得有點冷而單薄。因此，在地面的炎熱裏必須穿上這種雙層飛行袍流汗坐候着。

當敵機逼近陪都不到××公里了，毛邦初總指揮即下

命令詳述制作戰部隊的番號。

「對××隊起。」
「對××隊起。」
日本來的是九六式，九七式兩種轟炸機。他們常常派一架快速偵察機，飛得很高的，先到陪都上空偵探，所以敵轟炸機編隊就能以遵照敵偵察機的情報，炸完了重慶，取一條可以避開方圍運機的路線飛去。

可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能躲開我方的驅逐機攻擊，因為一個敵機大隊隊行動起來，地面是看得清楚的，所以指揮所裏就把敵機位置，行動方向向天空呼喊。根據這個無線電呼喊，天空裏的飛行員捕捉到一句二句指示，即刻就奔向敵機，璧山，青木關，這些敵機經過的地點上空去襲擊。

住在重慶的人，都在大空襲中生活過，也都具體的記得當年我們幾架，十幾架飛機與敵機大隊隊苦鬥的情況。蔣委員長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央黨部國父紀念週上說：

「敵人每天派來重慶轟炸的飛機，少則一百十架，多則一百六十架，每一架飛機平均至少有五個至七個人，就是說每天傾其空軍全力來侵犯重慶的人數，多則一千餘人，至少亦有七八百人。而我們用來抵抗敵人的空軍是如何，老實說，我們每天只運用空軍中極少數的飛機，就沒有一次不是將敵機大批擊落或毀傷，決不使他有一次能全隊而回的時候。據說這幾次擊落的敵機來說，每天少則兩架，多則九架，而據敵人自己的廣播稱，被擊落的以外，每次被我空軍擊傷的飛機至少亦有十餘架……我們每架驅逐機每日要與敵軍五倍以上兵力繼續到三個至六個小時始

終苦鬥到底。……而且每次作戰以後，每一架飛機至少有三分之二被敵機槍彈擊中的。甚至有一次，周志開同志所駕駛的飛機有被擊中至九十九顆槍彈，又加上一顆砲彈……」

周志開是跟所有那些以少敵眾的飛行員一樣的勇敢。他在月亮裏飛着，在太陽光裏飛着，在雨裏飛着，他瘦了下來，眼光却更銳利，精神更為沉毅。他多少次鑽到敵機炸機火網裏實行「吊尾」攻擊，許多勇敢的飛行員因此喪失了生命，不過周志開的勇敢性格裏還加上了幸運的成份，所以儘管一百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坐機，卻不曾損害到他皮膚上任何一塊而流血。

五

民國二十九年以及民國三十年真是抗戰期中最艱苦時期，那時候一切都是在不和狀態，物價也拚命漲。空軍軍士，敵人總要從我們手裏奪點什麼地方去，如拿法宜昌，拿去中修山等等。在空軍數量上，我寡敵眾，而飛機的性能，敵人也是勝於我方所用飛機多多。敵人空軍戰鬥機，從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一次出現在我陪都以後，我方所用海鷗式驅逐機決不是敵人零式飛機的對手，可是戰鬥必得支持着，憑着飛行員們無比的勇敢與犧牲精神，空戰雖不易造成擊落狡猾的零式敵機的記錄，却不斷的在各大都市及軍事要地展開。

民國××年春，志航大隊首次奉命到印度去接收美國租借法案借予我國的飛機。這次出國遠征，接收了頭大如獅以及鯊魚式兩種戰鬥機以後，志航大隊在作戰配備上煥然一新。

就在這一年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周志開奉命與杜兆華二人各駕一架新製戰鬥機，飛到陝西南部去調查敵人的圖入川的偵察機。周志開駕的是一號機，杜兆華隨着他，在大巴山的羣嶺北麓上空飛行，高度是 \times 千米，地面不時拍來密碼電波，指示着敵機的位置，航向。

敵機一共是二架，分別向南鄭川北區域飛來，在後面還有四架跟進。根據地面情報，他判定敵機先頭二架中的一架是在循漢水向南鄭飛，他們一邊盤旋，一邊就密切的聽着地面上的情報。

等到他們聽到敵機已過茶鎮的消息（茶鎮是漢水沿岸一小鎮），他們立即爬高至 \times 千米，以便敵機到達洋縣時就推一推機頭衝下去，把牠擊落。

十一點五十五分，他發現一架肚子膨大的飛機，有點像飛船，由洋縣向西航進，他想了想不是敵機呢？

「還是逼近一點去看看吧！」他想了下決定着，就用無線電發出聲音來：「馬上跟我來！」他命令着杜兆華。

他一推機頭，飛機就俯衝下去，他們與那架船型機愈來愈近，發現了飛機上有紅色日徽。

這是洋縣到城固之間的途中，敵機航進着。他們則由高高在上的位置背着陽光俯衝下來，利用敵機機翼與發動機間的死角地位對之發射機槍與砲。他射擊之後，杜兆華也跟着如此去做。

他們第一次射擊之後，就緊緊追隨着敵機，敵機也因爲牠的左發動機被擊中起煙，馬上很快的轉了一百二十度的彎子，改向飛走。他們當然再度攻擊。這次他們衝到敵機尾舵下，對其腹部開槍。敵機又以一百五十度轉彎閃避，但其左發動機的煙愈來愈大，敵機一面加快速度，一面

低飛於大巴山北麓的上空，平航圖逃，可是空氣不允許牠逃走，發動機止的煙火愈來愈大，終於成爲一條煙火柱，遺留在敵機飛經的空間。

他知道敵機跑不了，但怕敵機用滅火機把火滅掉，又怕還有其他敵機在上空經過，以致自己方面吃虧，所以周志開就保持了高度在監視着，叫杜兆華：

「你跟下去監視他！」

不久一會，杜兆華那架飛機從下面爬高上來，周志開在耳機裏聽到杜兆華的報告：

「敵機已經着地燒掉！」

他們這才返航，到站不久，聽說另一架敵機已由廣元回宜山運城。他們二個人即刻又把加滿了油的飛機飛起來，這次沒找到敵機，因爲已經打下一架敵機，所以心中尚不覺得太空虛。

回到四川某地以後，第 \times 路空軍司令部來了電話給大隊部，說這架被擊落的敵機是類乎敵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有四個乘員，這些乘員們都沒有保險傘，所以在飛機起火之後，他們不能跳出來，只好與飛機同歸於盡的死了。

在拿回來的飛機零件，機關槍等許多東西中，周志開只取了一張乘員身上所帶的小孩照片。他覺得，打下這架飛機不是什麼功勞，「任何人在我們當時情況下，都可以把那架敵機打下來的。目前我們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是超過日本最好的飛機而有餘。」他對來訪問的人謙虛的如此發言。

鄂西殉職的一位英雄

阿珞

謹以此文悼念故同學傅偉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早上，太陽剛爬上地平線，人們也許還依戀着溫暖的被窩；而前方，距此五百多公里外空中直線飛行計算）的恩施上空却發了激烈的空戰。是曉得知靈海敵轟炸機一架，驅逐機一架，尚有二架被擊落而待證實。可是，張飛兄殉國的消息也接着傳來，使我們在歡欣中不自覺的流出悲傷的淚水。

張飛，其實他並不是叫這個名字，他的本名為傅偉，張飛是他的綽號。在隊上，我很少聽別人叫他本名，因此往往很多期別不同的同學同他混得滿熟，只知道他叫張飛，而不知道他的本名。他是安徽人，今年也不過才二十四五歲，係空軍××學校第×期的畢業生。

由他的綽號，在你的心中就可造成他粗略的形像。他個子並不高，一米七十公分左右。兩眼大大的，兩頰略凸，臉上紅飽滿，面孔略圓，帶着黧黑的健康色，有點像打足氣的皮球。頭髮短短的，硬的像牙刷，向上豎立着，好像打架前狗的鬃毛一樣，我常常笑他「怒髮沖冠」。他身體很健壯，臂膀粗粗的，胸廓凸出很高，使人一望而知他是有氣魄而精悍的傢伙。

說到他的性情，和真的張飛不相上下。直爽而急躁，不怕困難，更不怕死；粗，可是不暴。他的好勝心超過別

人，胆如天大，遇事不苟，而同情心極強，事事肯幫助別人。對人很和氣而誠懇，從來不會拐彎抹角的掉花槍，說一就是一，說二絕不會是三。他肚裏學問很不錯，而他的心却好像幾何學上的直線一樣直。

運動，他特別在行而愛好。在空校時，籃足球他都會參加代表隊；一二百米的短跑，在空校二次運動會上曾獲冠軍。畢業後，他特別愛好射擊，因為不斷的練習，所以命中比例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同他第一次認識，那是在二十八年的春天，那時他已開始中級飛行，而我則剛昇入空校，自那以後即變為並不陌生的朋友。二十九年他畢業而調至第××大隊××隊，去××繼續訓練，接着即擔任作戰的任務。

去年的五月，××大隊一部奉命飛潯擔任警戒，恰好我因事來此，得便為他們送行。在臨行之前，傅偉出那肥壯的手笑笑的向我說：「希望能再見……」

「當然能再見。」我不願他說不吉利的話，立即打斷了他的話，同時我向他和其他的朋友預祝凱旋回來。分別後二月，我也隨着調入××大隊，但沒有機會聚在一起。在十月初，他同老魏他們得了半月的休息，回到成都來，於是又得見面。一次由成都回雙流的車中，他同

我談起在重慶的戰鬥生活，八月在恩施的空戰，以及他參加的九·二三重慶空戰的情況。

「他媽的，打不死英雄，打死了狗熊。可是，我倒沒有想做英雄。」稍停一下他又接下去：「只要有機會上去就拚一傢伙。」汽車回到隊部時，他以這幾句話作為那次談話的結束。而這使我更是对他崇敬而欽佩。

休息的半月中，他時時到成都去玩，我玩笑似的問他：「不是去找他的愛人，而他却學着四川話，笑笑的回答我：『老弟！你們四川人才有辦法。我這一個女朋友都不認識，那還有啥子愛人？』有好幾天他都在隊上玩，不好靜的他，時時約幾個同學去機場附近獵水鴨及野兔。一次，他帶了三隻水鴨和一隻野兔，回來很高興的飽餐一頓。現在他還留了幾顆獵槍子彈在我這兒，誰知那竟是永遠的紀念品！

十月十二日，他們回重慶去，那天早上下着微雨。我們一羣飛行的朋友都集中在隊部門口，我替他牽着「狸毛」——機犬名——他一面穿飛行的衣裳。卡車開動後，他從坐位中伸出手向我們揮動。「再見……希望能再見。」我知道這是朋友們分別時表白自己不怕死而經常的話語，但是我總不高興那希望兩個字加在前面，因為希望往往會變成泡影啊！

回渝後，他又肩起作戰的任務。這次英勇戰鬥的殉國，據聞其經過如次：

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早上，得悉襲擊報，在恩施機場的敵機為二架，三號機為副隊長，同學周福心君位最後一機。一行爬高至一萬五千呎左右，即遭遇來襲之敵轟炸

機九架，隨後三十餘架。於發現敵機後，副隊長即以無線電語命×副隊長及周君攻擊敵機，而自已則與傅偉攻擊敵人的驅逐機。意

在敵敵不能受顧，於是激烈的戰鬥開始。敵機第一

雖然敵機逐機共三十餘架，但我四機並不迴避戰鬥，在重圍中努力奮戰，甚至格鬥，致又擊落敵新零式二架。

周同學及×副隊長於功成後身殉。此時傅偉及×隊長已經過十五鐘之戰鬥，同時敵我機數比例差太大，乃欲衝出重圍，傅偉協同隊長作一次二次之脫離均未成功，於是第三次×隊長以垂直俯衝脫離，但飛機已滿身傷痕。而傅偉不幸因機受傷過重，失去操縱，彼欲跳傘，因高度不足，人未離機就已墜地，隨着他壯烈成仁。

此次空戰經過二十分鐘的時間，結果是擊落敵人轟炸機一架驅逐機三架，而最大的戰果是敵人以衆不能勝少，知我攻擊精神旺盛，恐怕再吃大虧，據情報，其在漢口附近之轟炸機及大部驅逐機均急向東遷，飛至南京附近機場，以避我機之襲擊。由是一禮拜中我機日於前線活動，縱同陸軍作戰，未稍受敵機的阻當，以致獲得極佳之戰果，這不能不歸功這三位殉國的英雄和參加是次空戰的人員。

以數機攻擊敵人轟炸機羣，又同敵人三十餘架驅逐機

戰鬥，這種精神是怎麼的旺盛而可憐。傅偉友周同學能
春不... 戰鬥，共同死，這可... 的好榜樣。

傅偉，你去了；是的，我們不能再見着你。只是，要
知道呵，你並不是一狗熊，一相反地，你這樣壯烈犧牲
，才算作真的英雄。有多少人能像你周同學那樣的不
怕死？又有多少人能像你這樣的能夠自飛犧牲？我們不
否認有的人死了連狗熊也不如，不啻是一隻... 寄生蟲又
臭又污的死狗，可是像你這樣的死，誰還敢不敬仰你？誰
又能說你這不是真英雄的行爲？

我們爲你傷心，也許會被認爲是私人的情感所致。但
是，傅偉呵，在恩施那千萬同胞，目睹你們英勇戰鬥，壯
烈的犧牲，他們爲你們而痛哭，難道說那眼淚還不誠懇嗎
？他們的心中還不崇敬你們嗎？當地的同胞們，願意搜集
你們用血汗掙來的錢，用他們神聖的勞力，在你們三人殞
落的地方，各建一座永久的紀念碑，讓你們的功績永垂不
朽，英名留傳萬世。他們將如蘇俄人一樣的爲着你們而
悲傷而虔誠地爲你哀痛，禱你安息。傅偉，這還不是你們
的功，你們勇敢的死而致他們感動嗎？

固然，我們爲你的死而哀痛，但我們更爲你... 帶來
了榮光，給我們在暗夜中燃起了一盞明燈，我們是如荷的
在內心崇拜你，紀念你！

你的死，我們的朋友誰也不知道了，他悲憤的給我來信
。傅偉，我把他那信中的寥寥幾句話，唸給你聽罷：「...
：榮由隊上來信告訴我，飛已戰死了。沒有勇氣再往下講
，我不自主的流淚了。飛是多麼年青呵，在你們那兒他是
第一個和飛機... 可憐又第一個和我告別：今天我將又去
你們隊上尋朋友們，可是，我不能再見到他了！呵，年邁
的傅偉，我竟不能再見到他了！我流淚，我難過，我
恨我沒有力量。阿路，我只有流淚的請你爲他報仇！別看
了啊！阿路，你們應給他報仇！」

飛呵，朋友們爲你多傷心，但我們得忍着眼淚，讓軸
流在心上，我們將咬緊牙齒爲你去報仇。你放心罷，我們
成千成百的夥伴，成千成萬隻強有力的機器，不會放過敵
人的。我們向你起誓：將和你一樣勇敢的戰鬥，絕不會有
一個氣餒貪生，而沾污全軍，蓋掩了你爲我們爲國家已爭
來的光榮。飛呵，你微笑的眼目罷，我們祝願你安息。

我飛行員張少尉 曾參加轟炸柏林

倫敦各報均登載中國飛行員張少尉之照片，彼現爲美國駐英空中堡壘機之轟炸戰士，週內
曾隨數千名美籍飛行員頻頻襲擊柏林。官方宣佈，張少尉係目前服務歐洲戰場美空軍之第二位中
國人，第一名爲鄧華國（譯音）

空軍幼年學校訪問記

麗 進

一、不容忽視的客體決定性

嵯峨雄峻的山，一重一重；拖帶着多變化的雲，頂着一片蔚藍的天，你久居平原的人，不容你不在心靈的深處，撩起一陣顫躍的感覺。

水，劃過山峽，劃過田野，把高山頂上帶來的崖石沖成細塊，沖成大小不一的橢圓體；又把牠們攤在兩邊，讓自己在中間奔跑，歌唱，你野性的水，你強悍而永遠歌唱着的水，我要脫掉從朽爛的文明圈內帶來的衣服鞋襪，投向你，和你緊緊擁抱在一起。

這里，正有一架水車，高聳在田野里，低壓在水面上，歡躍的水，使水車歌唱了；又連續爬上水車，跑進一道道高高的木槽，灌注在不遠的山崗旁邊的一個水泥建築的方池里，和一羣野性的，強悍的孩子們戲打着。

就在這嵯峨的高山，與歌唱的流水之間，正有幾千個健壯的孩子，像高山一樣雄峻，像流水一樣歡躍地生活着。

走上山崗峽壑，看一列列的茅屋，多整齊，多嚴肅。一簇簇地，散落在山腰，山麓；有的又躲進竹叢，閃入樹林。

在山崗最高處，三個武裝同志，握有三管銅號，向着三個不同的方向，緊守着鉄定的時間，播送着各種不同的

號令。

軍事化的管理，像一組齒輪；一個扣着一個，不容有絲毫的疎忽，把一所學校，幾千個學子，規繩得井井有序。來參觀過的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這學校給我的印象最深。」

教務處掛着課程牌，並不新奇；是依據教育部規定的中學課程標準排定的。三年級加授航空常識，高中起學習滑翔，也不是這學校所特有。而是早經教育部通令實施過的，只是這學校徹底的實行了罷了。

學生是嚴格地選擇來的，教師是聘請優秀的，有經驗的。再由政府制度的善良，管理方法的完美；加之師生的勤奮，他們是中學教育中的一朵奇葩。

惟一不同的，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飛！所以他們需要這樣的教育，需要這樣的營壘，更需要這樣的環境！

在這環境陶冶之下，他們跳着，學習着，情感，比磁水更激動；志願，比山脈更遙遠。

二、他們起來了

他們起來了，天剛亮，起床號還沒吹響。

在槓架上，在球場上，在跑道上，他們靜悄悄地，自由地做着各種運動。

起床後不久便升旗。最壯觀的，是升旗後的晨操。幾千人佈羅在大操場上，在一個口令下，揮手舞臂。幸福了附近的山民，每天早晨，他們都可看見這場偉大的團體操。

上課的時間，山前山後看不到一個學生的影子，也聽不到一點聲音，到隊上去吧！一個中隊一簇茅屋，中隊部和中山室居其中，環繞着的是講堂，寢室，盥洗室，膳廳，廚房，還有一口井，外邊一個集會場和籃球場，不要到其他的隊上去，因為每個隊都是一樣。

中山室是公共活動的地方，有圖書，樂器，棋類，全由同學們共同設計，共同管理，門口一個美麗的，他們自己用顏色畫的一個標識牌，就夠說明他們對這中山室是多麼認真，多麼愛護。

講堂分爲兩個，那是把學生分爲兩組來教育的。參觀的人去了，會討沒趣，因爲至多只有一兩人向你瞄一眼，又張開口，轉向教師，細心聽教師的講解。

講堂與講堂之間是教師休息室。這里，他們的活力又表現的使你吃驚，大概是爲了答謝教師們殷勤的教導吧，他們把這休息室佈置的那麼漂亮：瓶內的花是永遠鮮豔的，茶具盤里隨時可以斟出一杯杯清香的茶，壁上滿是藝術的畫圖……

寢室是一整幢房子，四排金黃色的床，像嵌一塊白玉似的鋪着白色被蓋，衣箱，鞋子，有秩序地排列着，這些地方，他們做的很努力，因爲隊與隊間經常都在競賽着。自治在這里像其他課程一樣被重視而推行着，尤其是高中部，因爲他們是有模範作用的老大哥，所以自治的實踐也來的澈底些。伙食已經完全由自己經營，爲了給國家

節省一點經費，他們自己種菜，養豬，牧羊。他們的寢室里已經擺上槍架，說明他們已完全進入軍事的生活階段。

課程忙，自治忙，日常生活加上許多軍事科目，他們的行動是夠嚴緊的了。

這樣還不夠，在他們的壁報的第一欄內，這樣標着幾個大字：

「我們要警覺！」內文寫着：

「想一想：我們來了幾年了？想一想：幾年中我們有好日子是空白？想一想：我們初來多少人，現在還有多少人？想一想：我們一些人爲什麼被淘汰？想一想……」意志方面，他們也絲毫不放鬆。

初中部的同學也在壁報上寫着這樣的句子：

「我們爲什麼跑到這里來？國家爲什麼這樣厚待我們？」

是呵！他們起來了！在祖國多難的時候，他們起來了！

三、「讓他們打破雞蛋」

在在教育長極力提倡之下，這里的教職員有歌詠團，球隊等組織，經常都在對內或對外活動。又由教職員學生混合組織一劇社，去年曾赴灌縣演出「黑字二十八」，現在還聽得到灌縣市民的稱道。

同學方面更不用說，坐在鋼琴前來兩個「胡拿大」，坐在風琴前來兩手進行曲的琴手，每班中都不難找到幾個，其餘擅長提琴，鋼琴的人也極多；歌詠更普遍，隨便湊合起來都可以來幾個合唱，有獨唱能力的人也不難找。

爲了將來也負責重而艱鉅的飛行戰鬥任務，學識與體

格都得讓他平衡發展，所以運動，尤為學校當局所注視，也是他們所拚命好愛的。

替國家節省了一大筆經費，他們搬沙運石，自己建造了一個游泳池，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有這樣一種傲驕：

「我們替自己建造了這樣大的一個游泳池！」

高中部的起著陸的滑翔學習場已經有了。以後滑翔的場所，已在那邊山坡上修築。等著吧！不久就可以看見這羣乳鷹第一次攀向天空。

球類尤其普遍，籃球，排球，沒有一個人不會「來兩手」，足球以體力的限制，只准高中部的同學們打。

成都華西五個大學聯合組織的晨騰網，旅行到他們這里來了，第一晚上是聯歡晚會，第二天就是兩場惡鬥。

第一場是排球，西征大將，與小英雄的奮戰，做了幾艘隊的好材料。

五大學的啦啦隊是蓉市有名的，這次又在山谷里大顯身手。但是，他們反替小英雄「啦啦」了二十六分，給自己「啦啦」來一個雞蛋。

第二場是籃球，小英雄們表演的更精彩，一個個短小而靈活的身軀，時前時後，一幌又進去一個，把大將們弄得精疲力竭，目瞪口呆。

啦啦隊依然拚命的「啦啦」，看看時間快完了，雞蛋也噠的更大了。反倒是小弟弟們不好意思，互相咬一下耳朵：

「讓他們打破雞蛋！」

美巨型運輸機

生產量業已超過定額將大量派作中印運輸

美國飛機製造公司宣佈「布法羅」，「路易斯維爾」，「聖路易」，及「希奈斯」飛機製造公司，於新奧爾良成立之龐大新廠內所出產之「突擊隊」式運輸機，超過預定額。該型飛機即將大量派往印緬及其他地區服役。全突擊隊式飛機乃全世界最大之運輸機，將協助中印間之運輸。

此種飛機之運輸量甚多。同時海軍部宣佈刻造有大型運輸機二十架，以供海軍運輸之用。此種飛機目前全世界最大之戰機式飛機尤大，C-124式新機與設有甚多之運輸機，其運輸量較前為更龐大之飛機。C-124式新機用作病院運輸，可載病床八十四架，隨機人員二十五名，該機亦可載兵一三二名。C-124式飛機如用作貨機，則可載吉普車七輛，及更多載其

幾千人而運往大規模軍事，此一型口令中，歷年繼續。

此種飛機之運輸量甚多，且其運輸量較前為更龐大之飛機。C-124式新機與設有甚多之運輸機，其運輸量較前為更龐大之飛機。C-124式新機用作病院運輸，可載病床八十四架，隨機人員二十五名，該機亦可載兵一三二名。C-124式飛機如用作貨機，則可載吉普車七輛，及更多載其

空軍通訊學校參觀記

高陽

經過通訊學校的門前，我們還不知道，車子像滑冰一樣迅速地滑過去，過了一段路，他才停下來，我們却落在一個毫不相干的地方。從路牌上看，這就是「××路」。

憑着主觀的判斷，我跳下說：「那裏站着雙間的營房，大概就是。」

我們又走向回頭的路。人多的時候，我們只好在對面站崗的挺起胸脯顯示那塊鮮明的符號，他好像在對我說：「我們就是通訊學校呀，歡迎你們來！」

進了大門，左右是兩所門房，更向裏走，跨過過道，左面就是政訓主任室。我們被接待在那裏，靜聽着D主任敘述這學校的簡史。

通訊學校的前身是通訊人員訓練班，最初附設在杭州中央航校。抗戰後，通信人員之訓練遷至南昌，武漢會戰後復由南昌遷重慶江北，曾一度暫停，最後又搬到成都來。在改為通訊學校之前，訓練週七期，受訓人員在××以上分派在各空軍大隊及各航空站服務。為了適應實際上的需要，通訊人員訓練班擴大組織，今年起改為通訊學校，組織擴大了，訓練業務也要跟着擴大，現有一個軍士隊，一個學生隊，和一個學員隊；軍士隊招收初中程度的學生，學員隊任通訊士，學生隊（正科生）招收高中程度的學生，畢業後任通訊員，學員隊（高級機務班）招收的是大學

生，注重理論的研究，畢業後，任中級幹部。除高級機務班的學員分派做地勤外，其餘的通訊員士將視其體格適應性，或服空勤或服地勤。另外還增設一個有線電軍官班，招收有服務經驗的人員，受訓後專為航委會所屬各單位架設長途電線，其訓練期間為×年；軍士隊訓練期間是×年，正科生是×年，高級機務班是×年。他們的教育程序，都要先經過三個月的入伍教育，再分為前期教育和後期教育；前期教育是一般基礎學術的教育，偏重數理化各學科，後期教育才是專門的技術訓練，且實習的時間較多。

他們的校址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校址，不大；從第二進門裏走，兩旁共有六個教室，我們參觀時，軍士隊的學生們正在實習收報，每人戴一付耳機，伏在案上，專心進行着他們的學業。我不禁為他們這種嚴肅工作的精神感動了。

最近，他們有一部份畢業了；畢業後，學地勤的分派到各航空總站去，學空勤的，分派到各空軍大隊去，空勤地勤的戰鬥將更以他們敏銳的觸覺，造成更順利更完美的行動。

教室的側邊有一所「中山室」，陳設了一些雜誌和報紙，不算太多，可是整潔雅緻。

空運部隊閃擊戰略與戰術的檢討

(生)

雷炎均少校作

從克里特戰役說起

使用降落傘及滑翔部隊攻佔陣地，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德國進攻克里特島之役，開創先例。我國空軍雷炎均少校，迭次編譯中隊隊長職戰戰務，前年考選留美參謀大學，再求深造，對於克里特戰役，研究甚詳，撰著本文，旨在闡明戰術及戰術，特為彙譯，以饗讀者。

譯者

在今日，空中襲擊，不特是可能，而且能夠迅速地實現，這事實，從德國襲擊克里特島一役，就可以證明了。運用空中武力，來侵掠陣地，這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在那裏，德軍曾遭遇微弱的抵抗，在克里特，居然克服了多數超越的防軍。

由這次德國的侵襲，我們從而知道了好些關於空運的情形，在應用上，有些是成功，有些是失敗，另一方面，我們在艱困的程途上，獲得些很寶貴的经验。

這一役，德國從空中運輸至克里特的兵力，達三萬二千人以上，完全是從空中輸送的，運輸的時間，也只消幾天功夫。所用的運輸工具，計有滑翔機五十架至一百架，運輸機五百架至六百架，直至該島失陷之時，從沒用過海軍部隊的力量。

在德軍攻勢開始時，先由滑翔機運送步兵，也附帶降落傘部隊，佔領了摩林姆 (Malme) 的重要機場，樹立起運輸根據地，然後，執行穿校似的運輸任務。

德軍進攻這個島，事前是經過縝密的計劃，而戰術和戰術也使人驚異，並且值得保留研究的。在戰術上說，

英國却料不到德軍使用那麼大規模的空中襲擊力量，在戰術上說，英國也不會猜想到滑翔機在作戰上的效用。

德國佔領希臘的軍事行動，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便已經完成了。當他們的軍隊，到達巴洛普尼薩斯 (Balaklava) 半島的南岸之時，一部份的英軍，却已退到克里特。德軍攻擊克里特，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的期內完成的。一支遠征敢死隊，完全由空中運輸，在這樣遠的距離，克服了陸地上強有力的陸海軍防守部隊，實開創世界戰史之先例。

克里特防軍的兵力，頗為雄厚，但在某種情形之下，以當時的軍備和空軍的力量做立足點，而希臘保衛克里特，實是極端不利的事情。因為英軍的裝備，既不精良，而彈藥也不多，所用的來福步槍，有三四種的型式，那必需要各種不同的子彈，總可以作戰。

說到空軍方面，力量的單薄，幾乎不能夠出現島的上空，飛機場也只有幾個，這在只有四個機場，且專家空軍在埃及方面的，也單薄得可憐。英軍在克里特島駐軍，在島上戰鬥機的數量，從沒有超過三十六架以上的，在德

軍進攻之前一天，那島上的飛機，大都已被損壞，其餘所剩的幾架，在那個時候，又已經被回埃及去了。

克里特島是地中海上的第四大島，長約一百六十哩，寬度由七哩半至三十五哩不等。山脈綿延於西半島，高達八千一百呎，極端是山嶽地帶。北部一帶平原，有四個主要立的城市——密爾摩 (Melmo)，卡尼亞 (Canea)，勒脫摩 (Rethimo)，赫拉克林 (Heraklion)，還有一個良好的灣港，叫做蘇打 (Sudabay)。在這港灣，英國駐有大量的海軍，而飛機場是分設四大城市之內。

從攻佔克里特的效果來說，無疑地給予德國防守和進攻許多便利。說到防守方面的觀點，如克里特失陷，足以使英國喪失了轟炸羅馬尼亞油田的唯一據點。同時，德軍在克里特可以成立空軍根據地，軸心艦隊可以安穩的在島嶼附近活動，而確保由土耳其至亞得里亞海間之聯絡。從一個進攻的觀點來說，英國在地中海的艦隊活動，無形中受了嚴重的約束，而德國獲得島上的各機場，立刻成爲一個發動空中攻勢的根據地，可以進襲開羅，亞歷山大利亞，和蘇彝士運河這些地帶。

基於上述兩個因素，遂使德國下了進攻克里特的決心。爲達到佔領的目的，於是配備了一支空中進攻的主力部隊，由另一支部隊將高級將領統率着。至於參加出擊部隊的組成，重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大約有三百六十架，雙引擎戰鬥機，大約一百五十架，單引擎戰鬥機，三百一十五架，運輸機五百架至六百架，滑翔機五十架至一百架，總計約近二千五百架。降落先鋒部隊的兵力，計降傘部隊和滑翔部隊，共約有六千九百人，攻擊實行以後，另有空中步兵約二萬五千人，在適切的時機，由運輸機送進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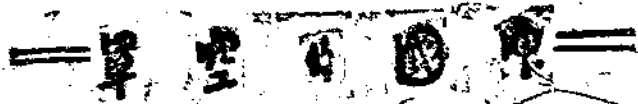
場之內。

在德軍的戰略，因爲已經把希臘佔領，第二步計劃，便要迅速推進攻克里特，原是戰事上的必然性。其實，英軍在希臘未被迫完全撤退以前，德軍早已派遣軍隊在巴洛普尼薩斯南部，從事建築飛機場，預定了戰鬥機和滑翔機降落至克里特的一段航程。到了四月下旬，所有降傘傘部，特別裝備，滑翔部隊，和空中步兵等，均從德本國本部開動，集結於雅典與塞羅尼加 (Aspion Sotiri) 區域。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因爲滑翔機和戰鬥機航程較短，便把滑翔部隊召集到希臘南部，舉行進攻演習，約數星期之久。當演習期間內，與開始攻擊之前，首先從希臘南部各機場，出動戰鬥機一百架，轟炸機三百架，每天去轟炸滑翔克里特各機場，和一切防禦工作及設備，情況很爲緊張。重轟炸機是從雅典和塞羅尼加出發的，他們到底曾經使用過若干飛機，雖是沒有知道，但他們出動的飛機，數量當在不少。

這次攻擊，德軍企圖達到下列三個目的：

- (a) 肅清英國皇家空軍，或將之迫回埃及。
- (b) 消滅英國飛機場的地面防禦力。
- (c) 使蘇打灣成爲一個廢墟的海軍根據地。

在這方面，德軍獲得了相當的成功，蘇打灣果然被毀不能應用。英軍由埃及方面應援的船隻，被迫在夜裏卸去貨物，大部份不能夠到達克里特。從埃及載出二萬七千噸，却有二萬一千噸折回頭，三千四百噸沉沒，只有二千七百噸到達克里特而已。情形的好劣，還有更甚的，已經到達克里特的補給品，大部份又在碼頭和船塢內損毀，簡直得物無所用。因此，島上的英國空軍，完全消失了戰鬥能



力，所以德軍開始攻擊之日，島上竟沒一架英國飛機，起飛迎戰。

關於使用轟炸機攻擊，無論如何，另有一種作用和目的，首先料定轟炸之時，必定引起地面高射炮火之對空射擊，由此而可以發現高射炮的陣地。同時，在猛烈轟炸之下，可以把對空防禦部隊，驅進壕溝或地窟裏。高射炮陣地一經發現後，進襲的敵機，採用更番起落的航線，迴避地面火力，而免犧牲慘重。另一方面，地面對空防禦部隊，既被迫入地下，每天頻頻爆炸，這樣，戰術上便有一個轉機。因為侵入的空中部隊，立刻利用這個時機，在每一度猛烈轟炸之下，接踵降落地面。這時候，地面防禦部隊還是掩蔽地下，不料敵軍已臨陣地，於是驚愕而無所措手。

德軍進攻克里特戰術的預定，第一天攻擊的計劃，企圖進佔三個地區。開始攻擊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午前八點鐘。進攻部隊，分作三組，各取不同的目標。西路襲擊摩林姆，佔領該地飛機場，而與中路會合，取得聯絡。中路担任攻佔克里特首都尼亞機場，阿克羅泰利半島(Akrotiri)的屏藩蘇打灣，勸脫摩城和飛機場。至於東路，担任奪取赫拉克林城和機場。德軍的計劃，務求保持着戰鬥的堅韌性，所以在開始攻擊之時，就形成了一個包圍掠奪地帶的形勢。使偵察部隊由運輸機源源的運進陣地。因為降落地帶的佔領，既獲初步成功，而增援兵力，於是安然無阻的向下面降落。那三路滑翔部隊，在八點鐘的時間，同時着陸。一路在摩林姆，二路在干尼亞，三路在阿克羅泰利半島。這些部隊降落的便利，超過降落傘兵之上。因為滑翔部隊降落地。

而，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地面的戰鬥部隊，在廣闊的區域內，不容易把他們擊散，至到降落傘部隊，有時會給高射炮或機關槍消滅的可能，反正是這樣，傘兵降落的時候，那已經着陸的滑翔部隊，可以發揮戰鬥力量，掩護着陸的傘兵。

德軍作戰計劃之預定，八點十五分，降落傘部隊從運輸機降落。手尼亞，勸脫摩，和赫拉克林，着陸後，這些武器，是向降落傘隊另外附屬降落下來的。跟着便和滑翔部隊聯合，向飛機場攻擊。當着陸地帶佔得以後，那大量的步兵，於是從運輸機不斷地降落下來。可是，德軍的計劃，雖是這樣的周詳，而且獲得了不個空中的優勢。不過事實上却不能夠和原定的計劃相符，而達到理想的境地。原因為英軍的實力和士氣，比德軍並不差。作戰的勇敢，是德軍所不及的。英軍的兵員，約有三萬七千人，每一機場配備戰車坦克，共有三千挺高射炮。德軍開始進攻時，降落各地的部隊，摩林姆約有一千六百，干尼亞約有一千九百，蘇打灣約有六百，赫拉克林二千，阿克羅泰利約有五百人。同時參加作戰的，還有步兵二千五百人，滑翔和降落傘部隊的進攻，延誤了三四十分鐘。總到建目標地，不能依照計劃預定的時刻，因此，全部的時間，便受了很大的影響。而同時發動進攻的海軍部隊，又與英海軍遭遇，盡被擊潰。不過，後來英國海軍三分一由地中海艦隊組成，由德艦的轟炸機猛烈追擊，受重大損失，兩艘巡洋艦和四艘驅逐艦沉沒了。總計損失，佔

全數百分之七十五的遺餘的，本得已撤回亞圖山大利亞。然而德軍第一天的進攻，除了摩林姆外，其他目標並沒有多大成就的。

德軍的進攻，在摩林姆方面，卻降落甚自蘇附近，而摩林姆部隊，是直擊蘇在摩林姆的防禦兵。德軍的進攻，並沒有攜帶武器，除了湯姆先斯降落器而哪少數滑翔部隊的微弱火力掩護外，可以說是毫無自衛能力。因此，英國防守部隊，對降落傘兵的攻擊，如刺刺刺子那被容易。德軍中路的指揮官戰死，勒脫摩方面的敵軍，也被英軍全數包圍俘虜了。進攻赫拉克林這一路的指揮官，受了重傷，他的部隊，也被英軍重重包圍，困在核心了。

在摩林姆方面，德軍總算獲得了開始的成功。那滑翔部隊降落地點，恰巧在機場西邊，淹過了河牀岩石的中間，驚奇的戰術，獲得表演一下。有些滑翔兵着陸後，隱藏在剛被轟炸過後幾秒鐘捲起的塵土裏，這時防軍，還是在壕溝或地洞潛伏着。立刻舉兵，跟着滑翔部隊像波浪式般從運輸機降落，時間的配合，倒還準確。那些已經降落在機場的，活動頗為迅速。那降在機場西邊的，也和滑翔部隊聯合起來，在機場邊，從容不迫地攜起着陸符號。那些步兵，重機關槍，戰車防禦砲，腳踏車，和拖曳摩托車，馬上由運輸機紛紛運到地面來，在距離英軍砲火兩三百碼的前面，整天不斷地降落。同時，德軍的俯衝轟炸機，繼續在機場的四周，環繞轟炸，使被包圍的地區，成了孤

立狀態，阻止英軍赴援。這樣一來，被圍困的英軍，就成了甕中之餒，不得越雷池一步了。這一天，下午八點鐘，在德軍空中和地面夾擊之下，英軍不能支，機場便完全陷於敵手。我們從這一役加以檢討，德國進攻的部隊，完全是由運輸機運送的，至極危險點，是德國飛機，至極危險各飛機場，目標距離，航程僅八十七哩至四百哩等處。

第二天，德軍從摩林姆機場繼續擴展。幾天之後，和千尼亞敵軍會合，千尼亞城和機場，便在五月二十八失守。二十九那一天，在勒脫摩被英軍所俘的德軍，亦已遇救。完全靠空中降落傘兵接濟的赫拉克林的德軍，同日突破英軍的包圍圈，佔領了飛機場。德軍在英軍最後抵抗的時候，完全將摩林姆，千尼亞，勒脫摩，和赫拉克林四個海島飛機場佔領。德軍於是在島上穩固地建立起空軍的基礎，而英軍已陷於極端不利的地位，不容易支持固守下去，有被擊潰或是全師覆沒的可能。

在英軍開始撤退之際，蘇拉克林的一部份防軍，不能夠及時聯絡，無疑地注定了死亡的命運。在勒脫摩的一部份，被擊退或是被俘。在千尼亞區域的一部份，除一隊轉戰至蘇打灣被消滅外，其餘的却還能夠會合摩林姆的防軍，同時撤退。這些部隊，可能的通過海島，前經由史佛基亞 (St. John's) 退出。到這裏為止，德軍侵略性的作戰計劃，可以說已告終了。

銀翼春風

悅歌

二月五日立春。自曆思實的告訴了我們。這出來
 國。開波。薰風軟和的吹着。吹來了留蜀遊子們海濤的遺
 惜。吹來了蘇杭春夢也吹來了湘湖情韻。春天的風不只是
 東風呢。別有一種自下至上的春風。空氣動力學中所謂基
 升氣流的。她不斷的上升。牽引着種子萌芽。發葉。從果
 實中鑽出。自土地裏升起。還有一種自內而外。發自心田
 的春風。會吹動你的心底。活潑你的血脈。看啊！生物在
 繁殖。禽獸也魚都不是趕在這春風裏生養嗎？連那無情的
 水。也在發漲。春風吹着。吹遍大地。飛起柳絮。打着麥
 浪。也物過青春的笑着。聽啊！春風在歌唱：「工作呀！
 一努力啊！」這歌聲中從蚯蚓。蜜蜂。粉花蝶。以至牧童
 農夫。養蠶婦。大家都在忙碌着。遍地春風。到處春歌。

銀翼大隊，就在三十三年春的春風中不斷的上升，
 煥發，成長，發展着，整個，就像是宇宙，也像一個原子，
 是那樣調和，一致。這一羣的希望相同，目的無二，同
 樣的生活，一齊在努力着，工作着。銀翼在春的天空展開
 對着美麗的春之山河歡笑。

前進橋場」另一部份是駐守最重要的「主機場」。今年
 春天他們的宿營場到...一個雅緻的地名，一帶清
 秀的景色。一壟肥沃的土壤。在這一帶富饒的郊野，無數
 的油菜，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色。在蠶豆木稼的綠波中，
 小河流織成網。桃，梅，梨，櫻桃。這些果樹全都發放
 花各自爭妍。這一些就包圍了銀翼大隊的全部房舍。

總得遠遠的就會看見一技高旗桿。除去雨天，白天裏
 總飄揚着三面旗幟，最高的當然是國旗，較低的兩面一面
 是軍旗，一面是代表大隊長的旗。這就豎立在銀翼主營房
 的中心。營房是疏散的分成幾座。飛行人一座，辦公的一
 座，機務人員因為工作的便利起見住在機場最近的一座營
 房裏。這許多房舍還是很不夠應用，因此弄得中山室只有
 小小的一間，報章圖書以及各種棋類都擠在一堆。飯廳只
 好兼做課室。比術科還要加緊的在訓練，每天上下午都
 有一部份人在那兒上課，有軍事學科，也有普通科學。運
 動場所只有一個籃球場，在下午總有人運動，現在春季籃
 球錦標賽正在進行中。他們打球的精神也像作戰那樣努
 力那樣勇敢。今年植樹節在宿營地四週種了許多樹木，現
 在都活生生的像衛兵似的站在每個崗位上欣欣向榮。整個
 營房不斷的在修飾，改良及補充，雖然也許明天又要遷移
 了，而且絕對不會住得久長的，可是大家都這樣下了決心，
 為宿營地增進美觀而努力。大家都這樣希望，假使我們能

走一定到使後來的比我們來時要感覺到方便得多，非但我們保有着過去的一切，而且增加了許多，改善了許多。機務人員的營房已在修理與建造中，而且這是多半利用廢料，利用公餘時間及人力來完成的。還有許多計劃在推進，他們利用空地來種植與牧畜，他們在舉辦福利事業，他們將成立合作社。這些「計劃」與「工作」都在笑聲中用歡樂的步武邁進着。在廊下他們養着一隻能言的鸚鵡，常常舉的人一笑，笑得是那樣的可愛，那樣的甜，這些笑聲中存在着春の意味，這些笑聲漫溢着整個銀翼之家。

「銀翼」大隊是在抗戰以後出世的，比其他各大隊是較為年青，這大隊是在苦中成長的。開始最着重訓練及組織，去年兩次會戰中，這新的大隊所獲得的良好戰果及所表現的作戰精神，都是證明過去所準備與訓練的成績。今年春天訓練在加緊，而工作重心却着重於作戰。每個人都知道各崗的職責，守着自己的崗位，整個的「銀翼」就成爲這戰區防空的網。他們準備着種種，等待着敵人的進攻。門口「銀翼」的編制是擴大了，人員增加了，春風帶來了大批新人，大隊長副大隊長是空軍英雄，即戰功及才幹才調到這兒來的許多部隊長因爲精良的技術與戰績也被調到「銀翼」之下，隊員增加得更多，他們已受過很紮實的基礎教育，而且都是同事，技術與情感都是「致密」，相信這一羣在如鹿好的長官領導下，會表現更好的成績出來的。這整齊的陣容中，每個人都值得作一特寫，可惜篇幅無法列述。「銀翼」所屬的戰鬥員有的已過去的同學，有的是舊伙伴，有的以前是師生，他們都被春風吹在一起，「銀翼」就是他們的家。

就在這個大家庭附近，住着許多同志們的家，在平靜

無事時有家的，每遇有兩晚可回家住宿，當夕陽撒起了半天的紅雲時，半帶着舍的門口，往往春燕見幾位太太，抱男兒攜女的在遙望着「爸爸」，這些家庭在物質上是還不如從前了，可是「家」的情感，却毫不褪色。你想吧，身為空軍者常要作戰，出差，調差，換防就得借去了絕對的大部份時間，這些時間內幾乎無法顧家，「警戒」時自然不能回家，就調在訓練時期，回家也很少，這樣難得回家，怎能不「相敬如賓」，怎能不「家歡欣呢」。

不知是空中戰士愛孩子們呢，抑或孩子們愛空中戰士，總之他們是相愛，相宜，特別是空軍的第三代，他們無不被他的叔叔伯伯（爸爸）所愛，也無不愛他們的任何一個叔叔伯伯。在銀翼大隊裏，常會出現極可愛的孩子們，他們圍在「爸爸」叔叔們的中心，在空中戰士們，他們都比較坦直，活躍，純真，簡直就是一羣可愛的超形骸的大孩子。

一天馬德魯德極其興奮里分歸有歸去承龍威降降外國，涉流涉兮因夷願，「銀翼」大隊的「爸爸」們，小這這首讚武歌做了一篇精與馬歌，當我吟起歌時，總以爲所謂歌讚天馬者，就是指現時的飛機，而且詩中無不與觀衆吻合。奔奔着，銀翼大隊將陸續的領取更新的飛機，線戰鬥機，奇襲機，展開果園，不久就將不遠萬里而歸，飛在那一邊自然也是春天，也有春風，「可憐春風沒有送給我更多的那邊的消息，春風告訴我的，有更多更新的飛機，更精更熟的技术，更健更強的力量，更有把握更促成抗戰勝利的希望。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人人皆知的老話，各地皆有的諺語，這就是銀翼春風的風方，朋友你覺得嗎？

信

致和

民威

和偉兄：我覺得幾年以來，我所感受到關於你的印象，常叫我沉思。在夜間睡不着的時候，就像嚼橄欖似的把你回味着。

我覺得你有點充血，無論是眼膜上的細血絲，臉上的皮層里，手背上的脈管，你都有一些充血現象；這現象說明一個人的心境是常在激情之中。你說你的血壓低得可怕，只有八十——九十，可是從外表上看來，你似乎血壓頗高，因為在你的眼膜上，臉上，手背上都如此象徵着。

我們見面的時候，你總是吐露，你說着說着不休的說着，我才知道你心裏有那麼多的痛苦。我分析每一件引起你痛苦的事件，每一個引起你痛苦的人物。我分析着之後便試行解勸你，可是你是把事與人看定了的，當然不會聽我的話。

你痛苦的心情，使你常在激情之中，以致你表現一種充血現象，這，你自己不甚感不到。你常說目前你的生活就是慢性自殺，這麼一種態度，當然會永遠叫你激憤着，直至你不呼吸的時候。那麼，我所盼望你能寧靜的活着，這是辦不到了。

你常提到痛苦的主要根源，是人家不叫你飛；你說人家決不會知道你，為不能飛痛苦到什麼程度。

失戀的情人，死去父母的兒子，遺失自己底好玩童兒的孩子，所有這些痛苦你以為抵不上你不能飛。這一宗

痛苦的深沈！我知道一點這種痛苦，你十年把飛機飛得，用足幾舵板，你開一陣車，就把飛機從地面浮升到天空，你在你的飛機里成了皇帝，你在天空里也成了皇帝。雖然是一個人，只有發動機聲音在伴你，可是你是皇帝，看見了日本飛機，你撲過去，不管自己飛機性能如何，火力夠不夠，速度怎樣，你覺得先打上再說，在戰鬥紀錄上，你二次戰敗，那不是勇氣和技術，而是一大部份由於飛機比不上人，可是這種戰鬥里，你是皇帝，你感覺你要打了你就打，你是可以稱得上勇氣十足，你沒有思前顧後。幸而這二次戰鬥里你不會戰死，可是若真是戰死了，你也不會像今日這般的鬧着慢性自殺的生活。不過，你既沒有戰死，在友人們的看法，留得青山在，不愁無柴燒，總可以再找機會在天空打個痛快的，可是，由於上面不叫你飛，你的一點小小計劃，打三架敵機，不能兌現，你的一點點辱被敵人兩次打傷，不能伸雪，你眼睛里深沈的埋藏了痛苦與激憤，你看到我，就要喝兩杯酒，隨後就用充血的眼睛凝視我，你這麼做，真叫我也痛苦。

你是一個會傳染的人。我從你一個人身上，想了好些事情。你的一個人身上可以解剖到八與人之間若干不正常，不合理，無情，也可以看到一些友誼，熱忱，仁義與正直。不想你這麼一個鬼，居然在這麼錯綜複雜的變化着你的腦細胞，你說過，這一切的原動力是爲了「愛」，你愛



空軍同鄉，所以認論一切上下古今，你愛你所在之處，愛育的一批小夥子，所以在任何場合都要為他們顧到，為他們爭些方便。你愛你父親，愛你的十個兄弟，你覺得要有點錢，只要是在直上你，不願隨人，你愛你的哥哥，你愛你，你又不同意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理想是「打過了仗，既沒機會再打，何必一定要拚呢？」（我地是如此的想法。）他們以為弟弟是可以做別的事，空軍範圍大，業務多，那兒不要人工作，你說：「他們不會懂得我的痛苦嗎？」

這是痛苦，為了這痛苦，你慢性自殺。可是我得這麼對你說，一個心中戀戀不忘那件事的人，得不到他所想的，只有二條路，一條路他自己不在了，一條路是放棄了他的想法，追求別一個適合於他的想法。我願你在這活著時，拿一種別的事物來補償，所失去的理想。關於慢性自殺，我以為生活是生活，也是向死的更進一步，這可以說是一命運，也是人類被命運決定的一宗悲劇所安排。

假如能愉快，我以為不必硬把自己關在悲哀的樊籠裏。所以，我要你放棄那種「我每天在自殺」的這般觀念，找些樂，找些愉快。你的前額本已因為飛行辛苦與過勞憂悶，弄得總紋重重了，若是能開開心，你的前額會抹掉一些。

譬如說能，你既也在打算寫一物，寫一物，這話是及近數十年來的人間情狀，這話是「他在那打一場大戰的。這就夠你花上五年十年的工去來寫牠。我知道你已開始對這些有了興趣，所以你研究人，人性，研究人與人的關係，你甚至連表演之下沉潛的現象也探索着，你說，某一個女人在看到某一個劇的某一角表演時流淚了，你聯想到他的自身真實的遭遇，你得到了解釋，你到處都去擦擦

知你在做些補救的功夫。這話可以叫作「你感到什麼痛苦，這是對的。一個半歲到三歲的人，人終付什麼痛苦，不相親的情，放在腦子裏，那裏你該要麼些些，那裏你該要麼些些。

這世界有些能，能換一個眼光看，也許可以活得很愉快。譬如大家打戰，打到後來，打變了質，不是為了當初的一個志願，而是為了階級，身份，而是為了勳章，為了堂裏的軍服，那就糟了，那些東西有牠的價值，那些東西可以叫作戰者，但那些不是戰爭所追求的東西，你也說過，我愛戰者，那是因為牠可以測出人性是英雄一般的勇敢呢，還是帶點患得患失的矛盾與猶豫。你說某某是好的，因為他做人所不做的，汽車翻車在山野，他可以停車來救一下傷亡的難者，安頓他們，包紮他們，這種人是不同於衆的，他可以忘掉自己，打一場出色的仗，你這麼感否人物，像個老於世故的士者。對的，從這里，我知道你在許多事上是用過心了，而且視界是高人一着的，有

你這辦法，我知道你可以欣然於你的現狀。且康樂的活下去罷，我們這一代固不能完全合於理想，但是大體上，這個國族生活去流是不錯的，每個人還不至於完全不順心，那麼放棄了罷，（自然，倘若上面送給你的這機會，我也期待你再飛一陣的，你可以做的，你這辦法，有你不這一天一角色在，也許可以產生許多效果。你想，一個人不能一天做英雄，日日做狀元，做一個平凡的人，這不是一宗丟臉的事，也不是每個人都非英雄難做，我們不要不遠這一代青年人的理想，那日子自己過着也會有趣的，於別人也無妨礙。

有一天看你螺絲，吃得眉飛色舞，不再跟我說些悲哀的話就好了。人類沒有變得合理，我們這一國族沒有上軌道時，日子也許還有些黯淡，但願我們自己心地寬坦，過一天，做一天罷！

祝你別再失眠，我也漸有了這毛病。要快活，首先要消滅牠！

還我雙翼

李鐵

綿延無盡的山巒，一直伸展到與天空相接的遠方。天空是晴朗而廣闊的，雲片流動着，彷彿船上的白帆，飄游在平靜的藍海上。秋風飄飄的吹着，枯葉索索的從枝頭落下，野草悲吟着，彷彿在哭訴它行將失去的生命。

宛河從這裏流過，蜿蜒的迂繞着山巒，橫貫這荒涼的曠野。流以那窄狹的橋注滿本的缺谷裏去。這會是數千年來山民們所依賴着生活的父母之河。河水單調的呻吟着，帶着無力的喘息，像是一個沉重的病者，在死神的面前掙扎，又像是一張低音的鋼琴，在彈奏一隻臨終的哀歌。

一個傍晚的時候，一架飛機從這裏飛過，發着不正常的難忍的噪音。機翼拍着寂靜的曠野的一陣激烈的震盪。它拖着二道濃重的黑煙，間或還有點黑色的火焰夾雜着。它忽左忽右的在

空中搖擺，終於，好像再不能支持一樣的，突然的向下衝來，劃了一道很長的煙的弧線，跌落在一座山的半腰。發出了一聲震激出獄的巨響以後，就全成煙與灰在燒了。

天空出現了兩個白點，慢慢的向下飄落，少尉羅鈞操縱着他的降落傘。一邊望着那冒煙的山腰。他回想起剛才的這場戰鬥。

他隨着大隊轟炸過敵人的陣綫以後，便進了敵人的驅逐機羣，經過了幾場戰鬥，而受傷脫隊的。接着他又受了兩架敵機包圍，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他決計假若不能逃脫，便要以犧牲作陣和敵人同歸於盡。他機敏的尋找和敵人相撞的機會。當一次敵人由正面同時向他夾攻的時候，他加大油門，拼命的向下面的一架衝去。眼看他就要撞擊對方了，而敵機突然的像失去操縱一樣，翻倒着向下衝去，穿過一陣紊亂的氣流，他向車看見敵機一直衝下地面。少尉鬆了一口氣。

他想着這一架打下一架，不虧本守。他又急急的向另一架衝去，而對方是個狡猾的傢伙，使一個極快的側滑，竟自揚長的逃去了。少尉歪着嘴角笑了笑，同時他也感到自身飛機很難維持了，發動機在放砲，排氣管噴着濃重的煙火，機尾也像是受傷了，再也難以維持平衡。但他還強作鎮定的向着準羅盤，小心的操縱着照向同路飛；這樣他僅僅飛行了幾分鐘，飛機一邊沉重，偏側着，想滾翻下去，於是他迅速的通知射訊士跳傘，自己也就隨後跳了出來。

在可以辨清地面人物的時候，少尉看見他的同伴在距他約二百公尺的地方着了陸。他又看見一羣執槍的人向他的同伴奔去。少尉驚覺的拉緊傘帶，加快速度着地，在他剛剛着地的時候，槍聲響了，他斷定這是他的战友在和敵人作戰了。他迅速的解下傘帶，將傘袋在附近的叢矮果樹上，用力將傘袋拉破，而後轉身想與幫助

他的同伴。

在這時候，他看見射訊士一手執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一手高舉：

「中華民國萬歲！」隨着喊聲人倒下去了。

呵！光榮的犧牲！壯烈的犧牲！

少尉爲過度興奮而感頭脹了，眼睛暈昏了一陣，接着他看見敵人蜂擁着向他奔來，他急急找了個有利地形，用他的左輪瞄向對方。

敵人足有十多個，在離他約百多公尺的地方，分成三路，想由三方面向他包圍。

「投降呵，我們優待俘虜！」敵人高聲亂叫着。

少尉看見三面逼近的敵人，這一瞬間他忽然感到忙亂了。他沒想到爲什麼跑，又沒想到跑到那裏去，這只是一瞬間的決定，他轉身跑了起來。他迂繞着那些高坡，堤埂，溝渠拚命的跑；他看着那圍繞在前方的高山，想着在那山的背面，也許會有我們自己的弟兄出來阻擋追來的敵人。

槍聲，風聲，喊聲在少尉的耳畔呼嘯着：

「停下呀！老鄉，優待……」

「投降，支那飛行員！」

這之間，少尉跑在一座陡坡背後，停止四望追來的敵人，他想是不是應該在這裏向他們射擊。他近於絕望的看看灰暗的天空，突然喊了一聲：

「找活路！」他向敵人打了一槍，又繼續奔跑。

前面橫輪着一條河流，這就是宛河；我們保衛它，曾流過不少的鮮血。少尉站在河邊，望着那喘息的疲憊的流水，和那水面上明顯可辨的落葉與浮渣。

「這就是我的歸宿了嗎！生命呵！」

他望着對岸，那神秘的發暗的對岸。

二

少尉很明白，在他還不會渡到彼岸的時候，敵人就會把他射死在河裏的。他沿着河岸急遽的跑，讓岸堤遮住身體；他聽着子彈在他的頭上嘯叫，他已不復顧及一切，只是拖着一顆求生的心向前挺進。沿着那曲折的河岸，有時跌倒在水渠中，有時被岸邊荆棘刺破了面孔，這一切他全沒感覺到疼痛。

在宛河流到山跟而穿入夾谷的地

方，前面沒有路了。少尉着急向旁邊看，他看見有條入山的小道，他急中生智的將飛行帽拉下拋向那條小路，而自己就潛入水中，順水游入夾谷。抵達了對岸，攀着岸壁上的灌木，暫時躲在那裏。

敵人在樹林中似乎看見少尉跳入了水中，他們原可以翻到夾谷上面，那裏會很從容的將少尉射死的，可是自從他們發現了小路上的那頂帽子以後，他們就毫不猶豫的，竟循着那條小路追去了。

夜已將他的黑色的翼子，展開在山谷的四周了，巖峯威嚴的在灰暗的天空下兀立着，夜風吹起了冷峭的哨子。

「碎碎碎碎碎！」山谷響亮的傳來了幾陣槍聲，少尉在灌木叢裏聽見，輕輕地自語道：

「放吧，好小子，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他感到寒冷，飛行衣是水濕的，靴已丟掉了，他的手，腳，臉全疼痛起來，他望望黑色的深邃的夾谷，心裏有點胆寒。他戰抖着掙扎着爬近一個石穴，再攀着亂生的樹根爬上去，這樣慢慢的，小心的經過一點多鐘，



終於爬上去了。他休息一陣，看看四周的兀突的黑色的山巒和黑色的天空，心裏不住的激勵着自己：「我們要戰勝自然。」山風呼呼的吹着，河水在夾谷深處單調的呻吟着，他混身在劇烈的戰抖，兩臂，腿，身體收縮得成了一團，他的心臟也因為過度收縮而疼痛起來了。他站不起來，接着感到腿部麻木了，已不聽從他的指揮。怎麼辦呢！他看着那無盡的可怕的山巒，他幾次想掙扎着爬起來，都失敗了。他想喊，但在這荒寒而空曠的山野，除了招來一些野獸以外，還有誰會聽見呢！何況那殘酷的刺骨的冷風，吹得他根本也張不開口呵！

他不能這樣下去，他不顧一切的在那些冰硬的石塊上滾，因為他感覺到自己還有能力滾動。以後他又試驗着爬，這使他得到了一點希望，他爬到一個背風的小山坳。在那裏，他用嘆氣溫暖着手指，又慢慢的活動着腳，以後他扶着石塊站了起來，用上身貼着石塊，練習兩腿循環的抬動。這時他已安靜很多了，他已能辨出天空裏的星子，和一些模糊的羊腸小路。他試驗着自己能站在地上，能移動腳走路；於是，他小心脫離了石塊，慢

慢的摸到那條小路上去，而後試驗着慢慢的有規律的跑步。他極力在內心裏蒐尋着有趣的或是能鼓勵他的勇氣的回憶。他循着小路爬向山裏去了。

山路蜿蜒的繞着山腰盤上山去，也許是夜色蒼茫的緣故，也許是長年缺乏料理的緣故，少尉時時找不到去路。他跑一陣，不能支持了，找個山坳躲一下，然後再繼續跑。他把這當作一個對他意志的試驗，同時，他希望山的背面就是自己的部隊。

東方發白的時候，他感到有點飢餓。他在冰涼的衣袋裏摸出幾塊僅有的糖果，塞在嘴裏，繼續的走着。他想在日出之前爬上山頂，在那裏，他將會看到山背面的人烟。

太陽上山的時候，他坐在山頂，用憂鬱的失望的臉色，向着前面重疊的山巒，他的兩腳都紅腫了，感覺難忍的疼痛纏子早已磨破，而還被血跡粘在腳上，他悲哀的搖了一下頭，接着他伏在地上爬着走。

這一天他不停頓的在亂山裏爬行，他的溼衣漸漸的被太陽晒乾了，他摘拾一些野花果吃；日夕時他迷失

了道路，心慌了，隨着飢餓，寒冷，疲乏，黑夜一齊向他襲來，他再無力前進了，急忙找個山洞，竄了進去。

第二天他繼續爬行，尋到一條向下的山路，這使他安心了許多。可是飢餓與疼痛所給他的痛苦却比以前增加了數倍；他的頭時常會突然起一陣眩暈，眼睛飛着火星，腹部也時常的劇痛。幾次，他想滾入一旁的深澗裏，去尋求一個永久的安息。

他現在是獨自一人在深山裏，這是可怕的！不時有怪形的野獸，紅着眼睛向他望着，他都用槍聲將它們嚇退了。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第三個可怕的夜又要來臨。少尉隨着天晚而愈加慌亂了，他看看變暗的天色，像着魔一樣的向前滾，他焦急的像一匹受傷的野獸。滾呀！爬呀！翻呀！他從很高的斜坡滑下，跌入溝裏，又爬出來，瘋狂般的向下滾。

他分明的記得已經到了山跟？又似乎曾經看見過炊煙？然而為什麼忽然前面又有這麼多巒峯呢？迷失了方向嗎？他又向後爬，滾，但這一切都是無效的，他不知又奔跑了多少時候，再不能支持了，他跌倒在一個斜坡

一切都在風呼的吹着，蒼茫的夜色把一切都吞沒了，這野蘭在陰鬱的蕭瑟的空氣中，出却靜寂而可怖的，想他輪着這狗天送，他聽見那些閃爍的星子，像遇到網罟一樣的安靜了下來，最後用顫慄的音調自語般的說道：

「你多麼可愛的天空，美麗的天空！我本可以自由的在你的身上馳騁的。」

「我不是有着一個可貴的年輕的生命嗎？我會獻給你，因此，我才珍貴它。我穿過層層的艱險，我忍受不可忍的痛苦，我這為痛苦，我這為飢餓，我這為疲乏，恐怖着，他，拍家像巨大的黑獸般的，一齊向他撲來，他的心臟劇烈的疼痛着，他的全身都像要麻痺了。

「天呀！這讓一切要來的都來吧！——」他射出最後一聲呼聲，將精神在瞬間耗盡了：「——」

三

「好像昨天的事一樣，山少尉繼續的說：『姑娘，你想想，要不是您的父親，我怎麼會又活過來呢？』

「我聽着就害怕，那麼多鬼手候道你……」

「唉，姑娘，可怕的不是敵人，那是飢寒，絕望！」

「姑來你的時候，只是心還在跳，你這兩條腿腫的像紅子一樣，腳地腫了，手腫了，臉全是血條痕，父親還奇怪：『他怎麼會躺在這洞窟裏呢？』」

少尉回想了一陣，他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被發覺的，又是怎樣被救活的。

「不過當他聽到自己昏迷過去，那個地方，離這裏才只半個多鐘的時候，他

不覺感到自己當時太不沉着，太焦急了。

「少尉，我還要去飛行的，要不為飛行，也許我早和敵人拼死了，像射訊士一樣。」少尉說着，眼

睛有點濕潤，小臉頰紅潤，

「那不是你……要走了嗎？」姑

娘似問非問的，她的眼光從少尉臉上移到窗外。

「是的，姑娘。」他停一下，「你看那天空，藍的像海水一樣，多麼神祕！那比什麼的吸引力都大。」

姑娘沉默着，呆呆的凝望着窗外的天空。

「你喜歡到後方嗎？」

「姑娘，看吧！我會教訓教訓那些鬼子們的。」

少尉看着姑娘凝立不動的背影，他不再說話了；他回想起這半個月來，她時候他安慰他的那種神態，也不由的不動情了。少尉沉思了好一會，突然的用力眨一下眼睛，自言自語的說道：

「也許，也許他們以為我死了。」

「誰？他們？」姑娘受驚般的轉過身來，她那晶瑩的帶淚水的目光在少尉面前閃了一下，隨後又低下頭去。

「聽！我們一道出發，祇有我一個

人沒回去，他們能不這樣想麼？」

姑娘突然轉過身，頓在床沿上，兩臂圍着頭，兩肩微微的抖動着。

清晨，浴在深秋的寂靜和冷峭裏。吹了一夜的寒風，還在林子中呼嘯，紫黑色的枝杈搖曳着，枯葉已在地面積了厚厚的一層。

當東方泛起一片鮮豔的晨曦的時候，盤踞在村莊背面的羣山，披上一層金紫色的光芒。

從村裏傳出一陣沙沙的脚步聲，落葉的聲音，幾個農民沿着街道走了過來，他們互相低語着，像是在託付什麼話。中間的一個，他戴着一頂黑色的圓頂小帽，穿着一件藍布大衣，和一條藍色的棉布褲子。從他那黃黑色的面孔和那雙大而神的眼睛裏，可以認出這是少尉羅鈞，只不過比以前瘦弱一點罷了。其餘的幾個都是農民打扮，緊蹙着少尉的公位背帶個破舊的小包袱，低着頭望着地面。領頭的是個老人，他身邊走着一個姑娘，這就是侍候少尉的那一位了。她的臉色蒼白，眼睛發着憂鬱的光。她默默的跟在老人身邊，還不時抬頭向少尉看一下。

走到村口的時候，少尉停住了腳

步，其餘的人也跟着停下了下來。

「可以了，諸位？我們後會有期。」他說着，一面去取身邊那位年輕人背着的包袱。

「好吧！小心應付那些鬼子，把良民證放好。」

少尉摸摸他的衣袋：「在，放心。」

其餘的人都爭着和少尉話別，囑咐他小心，告訴他那裏檢查，那裏盤問。要他記清道路；同時他們說將來他們到後方的時候，希望能再見到少尉；最後，他們又要求再送少尉一程，但少尉拒絕了。

在一切別離的話都說過之後，大家都像戀戀不捨的沉默了下來，他們用親切的關懷的眼光看着少尉。這其間，少尉向姑娘看了下；她也看着少尉，她像是想說話而又說不出的神氣在清急。忽然她流出了眼淚，用顫抖的聲音說：「就這樣走了嗎？」她非常頹喪，她的眼色遲鈍而憂傷。說完話之後，她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來。

少尉激情的向她走了兩步，又急

轉身向着老人。

「伯父，這次蒙您救護，又蒙姑娘……大恩……只有等將來答報。」

「我……」她全身顫動着，急的說不出話，之後伏在老人身上哭泣了。

「伯父，我總你會原諒我，國家不使眼淚流出。」

「好的你去吧！一路珍重！」老人不等他說完，揮起手向他說，一面撫摸着自已的女兒。

「再會！」少尉向所有的人深深的鞠了一個躬，急忙轉身走開。在他剛走過幾步，忽然聽到老人有力的向他喊着。

「告訴他們，要他們到村莊裏來，村莊是我們的。」

「知道，謝謝您，伯父！」
太陽已爬上山崗了，陽光溫暖的普照着大地，路是遙長而艱險的，少尉獨個兒勇往前進。

一九四三·十一月

印度來鴻

征夫

「兄兄，這人……」
到這裏不久，曾給你一信，說已收到了。……

前月前練習的時候，那個寶貝不爭氣，眼見空中燃着火，拖着兩條很長的黑烟直向地下撲，乃於危急中使用安全傘降落。右膝被風扭了，……

了三個星期不能下床。雖然明天就可出院了，但是還沒好得完全，尚不能恢復我的工作。而其他的八馬上就要離開這裏到桂林去，我是被暫時留在這裏了。……

此時尚無法得知……
良，自有犯法薄也。有關……

機過熱，若我車能發……
但高貴親高……

許可被駁然……
……

……
……

……
……

……
……

……
……

……
……

現在我對覺得幸福，因為還是快活的活着。雖然損失一個寶貝，但我相信可以從敵人那裏索回債來；向你說這話是有點班門弄斧，但我也只好拿這個來安慰自己。

經過一番挫折，就增長一分見識。這次的危險不但不會動搖我的信心，反而增加我對於飛行多了一種信念，再不會視背上那笨重的一件東西（保險傘）為飛行員的裝飾品。

我住在這裏的美國軍醫院，一切設備都很好，看護也非常周到，女護士們，都是來自美國，對我們異邦的戰士非常的客氣，尤其是跳舞者，他們不但以為是極幸運，而更視作一種勇敢為之表演，這樣除萬分的感激之外，亦得到不少的安慰。

在這裏將近一個月，覺得時間特別過得慢，雖然一個病房住的人極多，但是言語不能十分通順，還是無聊的時間居多，而且一想到同來印度的朋友們天天在訓練，馬上就可回到祖國去，更是焦慮極了。

你們現在正浴在風和氣暖的春天裏，而這裏已經如成都的夏天了；再過些時候，夏天來臨，恐怕工作都要受影響。

這裏的生活，也不見得不比國內好，每週有三次電影，都是最新的片子，交通也很方便，沒有事都可以進城，一百元印幣，不買什麼東西，也足夠使用的，但是大家都不願久留，眷戀着自己的祖國。

這裏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和我上次來時沒有兩樣，物價雖然貴一點，但相差極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眾 航 空

第 六 卷 第 四 期

目 錄

兒 童 節 紀 念 專 頁	兒童與科學.....	大 凡
	德國的模型運動與幼年教育.....	捷 夫
	四四雜感.....	陳 衡
	英國的空軍少年團.....	隸 華
	「赫德生」轟炸機.....	麗 進
	飛行家底聖地.....	子 木
	木質飛機.....	火 星
	流血獻身的一羣.....	朱 民 威
	這次大戰中發明了那些空中新武器（續）.....	麟 勛 編 譯
	滑翔機概說（續）.....	彭 紹 曾
飛機爲什麼會飛（續）.....	西 原 譯	
航空常識問答（續）.....	陶 魯 書	
航空模型月刊（第十九期）.....	成都航空模型協會編	

投効空軍報名處

投効空軍報名處

- | | |
|-------------|-------------|
| 重慶招生辦事處 | 重慶朝天門三元廟 |
| 恩施招生辦事處 | 寧字九九二號信箱 |
| 貴陽招生辦事處 | 貴陽中華路二五八號 |
| 芷江招生辦事處 | 芷江東正街二十號 |
| 桂林招生辦事處 | 桂林定桂路十三號 |
| 衡陽招生辦事處 | 衡陽北門外倉後街十一號 |
| 贛州(遂川)招生辦事處 | 八十八號信箱附九號 |
| 曲江招生辦事處 | 曲江東堤二十二號 |
| 成都招生辦事處 | 成都寬巷子十四號 |
| 南鄭招生辦事處 | 空軍總站轉 |
| 蘭州招生辦事處 | 空軍總站轉 |
| 昆明招生辦事處 | 昆明鳳翥街 |
| 建甌招生辦事處 | 空軍總站轉 |

投効空軍報名處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免審證誌字第五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西)字第一號(西)字第一號